

壽

比

南

山

●●●藥用植物臘葉標本室提供。

南山有個不老仙，日日徜徉山水間， 採得百草煉丹藥，活人醫世樂年年。

個體的生命是註定毀滅，趨向死亡的。壽比南山，誰說不是理想的幻影？然而，拇指山下，確實有位不老仙，他孕育著人類智慧的結晶，具有超現代人的眼光，默默地，從事活人醫世的鉅構。我們——群小藥童，沐浴在他和煦的德風中，日日瞻仰他誠樸的儀容。今天，將兩千張藥用植物臘葉標本，並列在無數慶賀他生日（仙人不老，應無生日——註）的禮物中，實在有點害羞，却也無比的欣悅。

當我們踏進藥學領域之門時，首先出來接待我們的是藥用植物學，除了運用顯微鏡觀察植物的內部構造的比較解剖外，還講授藥用植物分類學——一門近乎時髦的新學問。於是，在郊遊野餐性質的採藥中，我們的腦子裏被裝些有點不大實際的拉丁植物名詞，而這些名詞是會在藥學的領域中重複出現的。先輩告訴我們，藥學不但有它的獨立性，也有它的完整性，在它完整的環裏，每一個環節都是不容忽略的，都跟其他環節息息相關的。要學好生藥化學，必得有生藥學的良好基礎，藥用植物學搞通了，再讀生藥學才不會覺得苦惱。更何況我們所在的寶島蘊藏著無數藥用植物資源，儘讓外人挖掘而去，不妨也讓自己知道一下，自己所擁有的？

藥用植物臘葉標本室目前正以每星期五十張的速度充實中，包括歷年採集舊標本之整理，及新近採集標本之製作。關於後者，我們幾位同學組成了藥用植物採集調查隊，除了定期臺北近郊採集調查外，希望能在自然會支援下，配合自然會例行採藥活動，並且在暑期中能做進一步的調查與整理工作。

在整理就緒的標本中，我們擁有約五百張 *Dioscorea* 薯蕷屬的標本，不說自由中國無出其右，就是整個東南亞也稱得上首屈一指；兩百來張的蕨類標本非常漂亮，雖然其中一部分是贈品，但是

也因為這些贈品，而奠定我們日後對蕨類植物研究的基石；其他標本都是幾位教授專家及歷屆畢業生在中南部旅行採集留下的成果，其中不乏珍品。相信再過些時日，我們也能跟國內外各標本館交換贈品，從而確立我們藥學研究的根本。

創業艱難的日子裏，我們最大的資本是年青後進小伙子的一股熱誠，一股幹勁。我們祈求的不是同情而是了解，當然我們盼望著同時也歡迎著更多的同學加入這永恒的工作，課餘，假期，讓我們親近大自然，認識大自然，同時也認識自己，認清了今後自己的方向。

從標本室日誌摘錄數則採藥紀行，以結束本文，也祝您壽比南山。

其一：北投小坪頂

沒想到有這麼一處風光幽麗的靶場在坪頂上，從茂密的相思樹林望去，一碧清湖，因風皺面，無數漣漪倒映著巨石斜榕，難怪觀光公司要插上牌子了。抬望眼，坪頂起伏遶湖，紗帽山頂風雲際會，大屯山巔淪淪漂漂，那些風，那絲雨，怎不引人對大自然的禮贊？

來時，由一位在萬華擺藥草攤的藥草仙帶路，就他所知，種韋水邊的番石榴根材最具倒陽作用，加酸醋煎煮，服二帖，則大丈夫猶如去勢，雖內中焚熱似火。問有解藥否？鷄母虫（金龜子之幼虫）可？蟾蜍可？難，難。據此倒陽作用在本省流傳甚廣，古印度和尚即知此用法。聯想到現在西德某醫學院，正從事尋求減緩人類「愛」與「慾」的藥物，有效的防止社會暴亂。不知吾人的「拔仔根」可有略盡薄棉之力？

歸途抄小徑，山叢中有一小池沼，居民稱之「仙人湖」，湖畔，有一山峭壁成半，為千年前來自唐山（大陸）之某仙人修心養性，坐食山崩之處。小徑舖有石階，甚陡。徑旁樹叢下，甘教授驚喜於

發現白毛藤（本草記載為白英），是本省高山植物之一，近年來，民間用於子宮癌及胃病之治療，頗有聲名。又聞中國醫藥學院欲著手它的綜合系統研究。

時間排得是那樣緊湊，剛下山走回復興崗，一輛從北投來的公路車，又載大伙兒回臺北了。

其二：石碇七仙人

話說好幾千年前再好幾千年前，兩族部落逐鹿中原，以最原始的戰鬥方式，殺得驚心動魄，不分春秋。終於，一位以勇猛著名的族長，誤中敵計，負傷陣亡，族裏的七名勇士，為保全他們主人的屍首與靈魂，在冰寒飢渴中堅守七日七夜，感動了守夜的星辰，趁著大地熟睡的黑夜裏，一陣飄飄，把他們七人化為巨石，峙立在大洋中的蓬萊仙島上，他們排成一列，讓他們的主人得以長眠在護衛之下。聽完了這段動人的傳說，農婦放下鋤頭，笑著說，這個故事，太神奇了，我們這兒的人就管叫它七仙人，在七仙人半山腰中的大坐椅就是皇帝殿，很少人敢單獨爬上去，每年冬至日我們也順便拜七仙人，求他們也保佑好年冬。

當我們一路採集，一路喘氣，來到皇帝殿下，走在前頭的同學，在山脊上像是一列進行中的工蟻，只看到他們揮著雙手，也分不出誰是誰。到了真正開始爬的時候，幾位女孩子已經滿足於眼前的層峯重巒，鬱鬱蒼蒼，和那迷人的梯田，不敢再百尺竿頭了。大多數的年青小伙子都充分地被七仙人的氣魄所感召，渾身解數，一寸一寸的在石壁上蠕動。身背採集箱或照相機的人更是小心翼翼。沒想到嶺線是那樣單薄，只容得下兩隻腳站著，像是站在刀口上。四周山川壯麗不用在這兒贅述，單是看到拇指山遠在腳掌下，就够你驚魂消魂。更何況石壁中還會長出唐松草，高氏山藥，不知名的松，數不盡的杜鵑和一些高山植物。

有了登山協會大繩索的援助，一行人得以前呼後應，順利踏過前六個峯頭，到了第七峯，大家呆住了，二、三十公尺高的金字塔，擺在眼前簡直來到童話裏的玻璃山，光溜溜地，比六壯士裏的懸崖絕壁棒多了，如果爬上去的，相信都够得上登山協會永久會員。可是就有這麼多的同學，閉著眼睛，一個跟著一個，摸上去了，等他站穩在尖頂大石上時，還會鄭重其事地叫底下的人不用發抖。真是，他們越喊，底下的我們越是發僵發汗，還是退一步保萬年身，從峯腳繞個大圈趕去。這一路拉得好長好長，當小鎮石碇鳥瞰在望時，前後只剩我一個人

了，午後的竹林，多幽靜！多令人留戀那竹葉篩過的迷亂的陽光！沿著剛開拓的山道，驀地發現一株紅果纍纍枝葉扶疏的小樹，搖曳在竹林邊，剪了幾枝放在塑膠袋裏，問了幾位在農家前面歇腳解渴的同學，他們都不知道叫什麼，這時一位抱著小孩的婦人開口了，說這就叫「臭腳樹」，再問有什麼藥用，說不知道。

隔兩天，我拿標本給甘教授看，驚奇之餘他拍案叫絕，說：「實在不簡單，在嘉義朴子有一種藥材也叫臭腳樹，深具壯陽之功，賣草藥的老頭他自己六十幾了還生了個男的，就是這麼靈，問他原植物，只說小灌木結小漿果，紅色，用它的幹莖。沒料到石碇這兒也叫『臭腳樹』，真絕。」

其三：沅水沅水

說真的，山雨欲來的那片刻是令人內心興奮的。山谷上的青天不知從何處湧來了黑壓壓的烏雲，陽光驟暗，身處密林，幾乎叫人有失去視覺的恐懼。這時，張先生從山上跑下來，手裏握著剛挖掘出的大本天花（括樓根），氣喘不定的喊著：「快，快，雨要落了，快往回跑，退到那山洞避雨。」百忙中，那老師又採了一株竹篙薯，穿上了雨衣，或把大型塑膠袋套在身上，揹起了採集箱和背囊，一行急急撤退。草木搖曳生風，一股陰森森的氣息拂面而過，一陣急切切的沙沙響聲，由遠而近，由微弱而漸強，彷彿天降神兵陣前引導的花腔小鼓，大有沛然莫之能禦的氣勢。是的，當我還來得及把塑膠布披上肩膀時，已挨了二顆從樹葉過節的豆大的雨滴。該背的背，該挑的挑，如飽受驚嚇的小孩，三步做兩步的往回程跑。小徑有點滑了，雖然視線因雨絲的反射而亮了些，却也不敢加速。雨水先打濕了鞋子和褲管，接著沿斗笠滴下的也透進了衣領，雨勢越下越猛。離山洞還不知有多遠的奔跑，為了避免意外發生，就在半山腰略可避身的地方停住腳，上身靠著山壁，免除了四面受敵。就這樣，幾個人無可奈何地站了一個多鐘頭。甘老師是專慣跑山採集的老手，也禁不住嘆喟，十多年來第一次遭遇到這種狼狽狀。令人發噁的是；這山區屬於林試所中埔分所管轄，而甘老師當分所主任達六、七年呢！那老師雄壯豪放的歌聲也被這無情的風聲雨聲取代了，他從口袋裡摸出一支濕了半截的玉山牌香烟，居然能用火柴把它點著，冒出了悠悠然的烟圈。雨水由衣領直注褲腳，全身已完全接受了山雨的洗禮，望著雨絲如織，山色迷濛，一團白霧雲煙冉冉從山谷昇起，他替我們給沅水這地方來個譯名。

當然，天邊露出一塊青天，雨小了些，但是並不從此罷休，大有捲雲重來之勢。於是決議冒着毫不留情的冷雨，滑行泥濘的山路，一個跟着一個，狼狽地奔行。轉過一山坳，來到一戶人家，竹壁茅棚，也不管認識不認識，先進去歇歇腳再講。山裏人總是厚道的，生了一大把柴火，給大家烘乾衣服，甚至連襪子也脫起來，烘得暖室喜氣洋洋。主人太太還冒雨挖來二支竹筍，煮一鍋白飯，還有甜美的芋頭。眼看陽光再度露臉，雖然毛毛小雨不斷，坐在屋裏跟主人聊天，別有一種溫暖再生的感覺，不亦快哉！

即使像這樣糟的凱歌歸來，竟也壓了五十多張標本，可惜的是紅花鴨拓草，咬人狗和竹篙薯等都未曾大量收採，甚至在奔雨時讓它遺留在路旁，而無暇再去拾回。

其四：船帆石、白沙嶺、青蛙坑

六日晨搭第一班車去船帆石，這是我們此次採集最艱苦的一天。人要有堅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目標，即使是失敗了，在奮鬥當中也會得到相當的代價。人生荆棘多，譬之瓊麻林。瓊麻含 Steroid 也可製索纜，聽說又有國防價值，是恒春半島久享盛名的經濟作物。萬萬想不到我們五個臺北佬會受困其中。顯然的，我們已誤入歧途，迷於八卦陣中了。從船帆石下車，順著上山的曲折小路，邊走邊探，一面高歌一面賞海。驚地，發現自己身處瓊麻世界，伸手可及之處是瓊麻，遠望邊際無窮處還是瓊麻。那兒有個青蛙坑？除了瓊麻？說是四十分鐘的路程，即使再懶再散，走了二個多鐘頭也該到了吧，沒有，只有瓊麻。

帶來的幾截甘蔗早就啃光了，一滿壺的水，現在剩的怕不够濕潤每一個人的嘴唇，而恒春半島的陽光終年是乾烈的。瓊麻多肉的葉柄臃腫的擠成一堆，它那誘人口渴的液汁是有毒的，碰到皮膚是會引起過敏，是極其痛苦的。葉片是天生一把尖得不能再尖的利劍，筆直的伸向你的喉頭。我沒帶眼鏡，深怕一不小心碰到它，眼珠被挖出，便宜了青空裡翱翔的鸞鷹，午餐多個免費加菜。想到這裏，不覺得眼睛一亮，心跳加快了。

一架海上飛機從太平洋那邊飛過來，我揮着斗笠，盼望能藉空運超渡這千刀山；老李却建議趁着記憶猶新，往回頭走，再重新尋路找去；那老師說：「你們看，南面白沙岡那兒像是有個缺口；」老蔡有氣沒力的答道，那白沙岡剛才我不是爬過了嗎！鞋子都沒進沙裏，還是沒看到半戶人煙；甘老師以為

，只要方向對了，即使再難走也是值得一試再試的。於是，披荆斬棘，再接再勵，向白沙嶺進軍了。

沙子好像沒有底，而且坡度不小，左腳踏上去，滑滑的，軟軟的，右脚不由自主的又踹了下來。那老師握着一根柺杖，領頭帶路，並且叫我們小心保持距離，以免他一失腳，連同大家都滾下去，而遭致全軍覆沒。幸虧沙堆裏還冒出不少蘆葦，平常是扎手碍腳的，現在却不失為引渡彼岸的良舟。一攀援一踮踮，竟然把頭伸出嶺線。上頭風勢更大了，第一眼看到的是白的沙谷，白的天地。儘管口渴腳乏，只是這偌大的白，暫時的使我忘却一切。然後，依稀在夢裡，我們這群迷失方向的沙漠商旅，開始尋求人類的遺跡，在這白地上，有一線凹凸不平的腳踪指向東南，在強烈的落山風颳吹之下，隱隱約約地可以分辨出是跟我們同樣高明的靈長動物所留下來的痕跡。這不啻是項振奮人心的大發現，同時也告訴我們，尋着它，它的主人有水喝，我們就有水喝。不久，邁在前頭的老蔡叫喊了，遠處樹叢裡有戶人家。繞過這孤獨又顯得親切的農家，終於來到了青蛙坑：三兩個纏着頭巾，穿着褪舊黑衫的老農婦，在青蛙坑（一潭形似青蛙）四周稀少的水草上牧放牛羊，只差個蒙古包，我們簡直置身塞北絕域了。第一件要緊的事是往地下一坐，脫鞋子，抖擻抖擻，把滿鞋的沙粒傾底而出。好不容易到達了目的地，訪問了誠篤的老農，並在他家午餐，我們的目標是 *D. benthamii*，但採得的却大部分是 *D. boryophora*，不得不於夕陽西下，山雨欲來之前，拖着疲倦的身軀，回到了恒春。晚上仍然整理標本，至一時始就寢。

五棋：Mari Mari Alovachi

八日，晨五時半束裝就道，這是那老師的嚴令，「行動軍事化」。在豆漿西施處忽忽地吃完了豆漿，便趕上了公車，前往內埔，在內埔恰好了一輛計程車，送到鳳梨嶺，然後步行趕往佳義村。

遲起的太陽還沒有躍過山頭，一籠朝霧輕烟，宛如美女蒙面的紗巾，薄薄地，柔柔地，低垂在河床上，山谷上。走出了乾涸的河床，是一道有S形曲線美的鄉間大路，行道樹是由苦楝木和桉樹相間疏疏排列着，路的兩旁是一首靜謐的田園詩。紮實的碎石路面，飽吸清新的嵐霧，踏起來，靜悄悄地。心想，要是光着腳走，那種跟大地吻接的愉快的感覺，該更容易令人有一種披星戴月早起朝聖的意境的體會。

遠處輕啾悠嘎的鳥鳴，被一曲突發的男高音獨

唱取代了，是李助教高歌田園頌。或許，我們內心裏也都有這份情調，細細地合唱着。這時，柔淡的朝陽，首先亮出了教堂白色的尖頂，漸次地，在一排排檳榔樹下，有不少村舍散在，其他的兩間教堂也看到了，還有那新式建築的小學校舍。就這樣，我們一行五人，趕一大早，從屏東來到瑪家鄉住義村。震我心弦的是那映入眼簾的整然潔淨。或許，陶潛先生再世，看到這幅世外桃源的素描，也不至於空思桃花源了。

來到村子口，有一位衣着入時的青年男子跑向前來，跟那老師熱誠地握手寒暄，他是這兒的小學教師，他領我們經過幾家村舍院落，來到前任村長現任鄉民代表林文正先生的家。他並沒有像我想像中的酋長番頭的像貌，林村長是位謙遜識禮，沉靜寡言的青年，年紀約三十開外，是入贅於林家大女兒的，因為族裏的習俗是繼長不繼男。林代表的岳母打着赤腳，坐在小檯上，撫弄她的孫女，怡然自得，宛如無視於遠方的來客。林太太是這兒基督教會的長老。院裏院外都滿着檳榔花香，一堆成熟的稻穀正被攤開，在朝陽中，映出金黃。

這時，那老師大顯神通，將我們四個介紹給在場的村民們，然後逐一地，再將他們各個人的簡歷描述一番讓我們有個印象。從院子外一位笑嘻嘻，嘴裡咕嚕嚕叫的健壯山胞，推着腳踏車跑來，伸出兩手跟那老師握個痛快。看到他頸上圍着的橘黃色領巾，才記起來是屢次出現在那老師照的彩色幻燈片中的好漢，是村子裏山藥薯專家中的專家。兩位服裝樸素，不施胭脂的小姐端茶宴客，眼睛烏溜溜的會講話，笑得掩不住的嘴巴露出潔白牙齒。其中一位剛從花蓮教會學校學成，回鄉主持托兒所，國語很標準，從她那兒我們討教了不少新語言，我們學到的第一句排灣族的話，Mari Mari Alo-vachi——感謝之至。

一陣清冽的鐘聲響了，是八點上課鐘，教師跟孩子們到學校去了，可惜的是，甘老師要學的山地歌謠還沒學成。林代表約集了三個青年，各帶鋤頭、鋤、和鐮刀、跟犀利利利番刀一樣，都是在村子裏自己打鑄的，模樣特殊，並且都有聽起來怪有趣的名稱。我們先到派出所登記入山證，然後一行九人，順著村子後面的小徑開始往山上爬。

山 藥 窩

山並不怎樣高，約五、六百公尺上下，坡度却是相當陡峭，風化岩蓋著一層腐植土，走起路來够瞧的。還不到五分鐘，喘了。看到潺潺清溪，從腳下蜿蜒往西而去，魚蝦悠遊自在。見底無痕。真想俯下身，喝個漲滿，以免乾涸的喉嚨崩裂。林先生走在前面，足履平坦，若無介事地觀賞這幽靜安祥的山村風景。

我們幾個也是瞪著眼睛，在找尋引人注目的山藥，手上握著七葉埔姜的幹莖當拐杖，希望在一大片樹薯、山豆根、甘薯、和雜草當中，發現屬於心臟形的，或是盾形銳尖頭的葉子。然而，內中發出

的渴、喘以及脈搏加速，發燒等生理現象，顯然地，我們的視覺無形中遲鈍了。當其中一位山胞停下來，指著相思樹幹攀緣著的藤葉時，那老師不加思索的說，這一種就是 Voa，山胞點點頭。於是我慶幸獲得了一次喘息的機會。

那老師首先指出這種的特徵，再挑一枝帶花帶果或是結有零餘子的藤葉，先照個像，接著山胞們以快攻的手法，一下子讓藏在地下的薯，露出臉來，然後攝影老手李助教再使出全副本領，把全植物的要點，仔細的拍在彩色底片上，最後蔡助教才幫著繫好標籤，把整株山藥連同地下部分都納入麵粉袋內。站在一旁的甘老師手裡不停記載分類特徵，並且用國語、臺語、或帶四川腔的日語外加手勢，跟山胞研討如何區別這種或那種。

在這山坡上，幾位山胞替我們找出了十二種茄薯科的植物全標本，平均發現一種花了十五分鐘。最後壓軸戲是 Dalitco 的挖掘，兩位山胞輪流奮力動鋤動鋤，在半小時多一點的時間，利用山坡的斜度，開出一條一米五深的坑道，把幾根細長脆白的山藥薯，露在陽光下，這不僅需要臂力同時也需要判斷和小心再加上經驗。前年那老師來，也是在這附近採了一根長達兩米深的山藥薯。背著十二個麵粉袋下山歸村時，在半山腰遇到一位長者老農，他這幾年來維護山藥的功勞者，那老師一直讚譽不絕，最後還以開玩笑的口吻說，憑了這山藥窩，咱還上日本騙了個博士回來哪！

原先是預定要在佳義村過夜的，只因為我們來的早，趕在山胞們上山工作前到達，便於找人幫忙，年輕的山胞們都是基督徒，與那、甘二位老師有著相同的信仰，加上八年來的交誼，所以他們協助甚力，兩天的採集工作在一天內提前完成，倒反而有點依依不捨的情緒。

山胞們是那樣的友善好客，當豐盛的午餐過後，我們在代表家的廳前整理蠟葉標本，知道我們任務完成去意甚堅時，特地連絡了村裡運送木材的鐵牛（牽引機），送君一程。在談笑話別中，我們複習了早晨學到的新單語，並且在筆記本上又寫下不少的俏皮話。

跨坐在木材堆上，緊抓住纜繩，聽任勇往直衝的鐵牛搖晃顛盪。晚風從河谷吹來，頗有幾分仲秋寒意，清涼的溪水因前輪的馳轉，濺了滿身，更加三分濕（詩）意。繞過那一望無垠的鳳梨嶺，屏東平原的夕陽暮色遙遙在望。我回過頭，注視著流水，逆著流水，視線消失在蒼鬱樹林裡，依稀我還記得密林裡整然有序的村落，逗人玩笑的孩子們，那烏亮的眼睛、熱情、豪爽、還有輕笑的酒渦兒……。遠山迷濛，彷彿幾聲輕雷來自村後雄峙的山巔，耳邊響起了。

「綿綿密密的烏雲堆滿山頂，籠罩著那山頂上的樹林，那山谷中吹來了淒涼的野風，激動起了我們的別意離情。珍重再見……。」